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48

T2650/2627

吳本紀
列傳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CM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 | | | |

十國春秋卷第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三 南渡其後曰當今未詳

睿帝本紀 十代史

睿帝名溥 冊府元龜作浦 今從五代史 太祖第四子也 五國故事又云第十七

武義元年封丹陽郡公 五國故事作丹陽王非 二年宣帝既薨六

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秋七月改昇州

大都督府為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冬十二月金陵城

成建紫極宮於冶城故址

順義元年春正月王遣使勸晉王稱帝二月改元赦境內三月歸錢鎰於吳越吳越亦遣李濤來歸是月以濤爲右雄武統軍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龍德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徐溫勸王南郊或言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甲子王祀天於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

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徵壽州團練使崔太初爲右雄武大將軍

順義二年

月命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

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項稅錢一貫八百文下田一項稅錢一貫五百文皆輸足陌見錢若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以爲率守員外郎宋齊邱上策曰江淮之地自唐季以來爲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毗黎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將興販以求之是教民棄本而逐末耳乞虛升時價悉收穀帛本色爲便是時絹每匹市價

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請匹絹升為一貫七
 百文紬為二貫四百文綿為四十文皆足錢又請蠲丁
 口錢朝議喧然沮之以為如此則縣官歲失錢億萬計
 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乃致書於徐知誥謂
 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
 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
 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
 隙地按通鑑天祐十五年知誥以宋齊邱為謀主先是
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致錢重物輕民甚苦之
齊邱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
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
稅三千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是
國以富疆今從許載吳唐拾遺錄採入順義年中

歲以同泰寺之半置臺城千福院改瓦官寺為昇元寺

一作吳閣為昇元閣大封王躬又為海軍統帥王建所

弑建自立為王復稱高麗

順義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

光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卯梁亡戊戌唐以滅梁

來告始稱詔我國不受唐主隨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

皇帝致書於吳國主按來聘者為引王遣司農卿盧蘋

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

五斤龍鳳絲鞵一百事於唐又遣使張景報聘稱大吳

國主上書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徐知誥以王命遣滌

州刺史王稔巡霍邱因代鍾泰章爲壽州團練使左遷
泰章饒州刺史時有告泰章侵市官馬故有是命已而
徐溫言吾非泰章死張顥久矣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
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冬十二月甲申復遣盧
蘋獻方物於唐上唐太后金花銀器衣段是時嚴可求
預料唐主之言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唐主歷
問我國大臣尤多周本以爲忠勇

江表志云嚴球爲相

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答凡數百事皆中機務更就球
宅訪之球覽畢稱美請更添數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
少來時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會赴鎮既而
果首問黑雲長劍並柴再用所云慎辭依前致對按志
所載卽此事之譌也誤以嚴
可求爲球盧蘋爲王慎辭

順義四年春三月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
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
角十株于唐夏四月丙寅遣使獻唐方物秋八月遣右
威衛將軍雷峴獻新茶于唐九月壬寅以唐太妃喪獻
慰禮銀絹二千冬十月王如白沙觀樓船太學博士王
穀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畧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
道鑾輿所止并邑皆爲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鎮徐
溫自金陵來朝十二月遣賀正使王權進唐金花銀器
綿絲千段泊太后禮物是歲徐溫建興教寺於石頭城
順義五年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六月鎮海節度判

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卒冬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
沈瑫以受唐玉冊封吳越國王來告王以其國名相同
與之絕閏月乙卯遣雷峴獻賀正禮幣于唐是歲唐遣
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鎮南節度使劉信
宴於郊次信宿而去是時唐遣通事舍人薛仁謙凡三
聘於我

順義六年春二月辛亥遣右驍衛將軍蘇虔獻金花銀
器錦綺於唐三月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
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丙午唐
主殂李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是月王遣使獻

新茶于唐五月丁卯詔為同光王輟朝七日秋七月北

海前進士韓熙載來歸

熙載上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

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為賈既及疆境合貢行藏愚聞

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

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

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

翠某妄思幼雅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周親于好弄杏

壇槐里寧不倦于修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

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畧于邳圯方酣勇戰占

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墜印之文上媿擔簦之路於是

櫻龍領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

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勅敵

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

海高步出羣姓名遽列於烟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

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

徒以術精韜畧氣激雲霓箕口張而陰電搖怒吻發而

暑雷動神驅鬼殿天蓋地車鬪霹靂於雲中未為躡捷

喝擣蒲於筵上不是口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

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
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聯顯
懿于中士走明恩于外方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燮和天
地巖廊有禹稷臯陶洒掃烟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
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
賢共理俾漢氏之懸種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
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雞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
則待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
更無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
心次量人事且向陽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
致然而出青山而畏足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
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
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
孫吳經受素玉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勞
愁積而腥肉生憤氣激而臂鬪起一怒而豺狼窟掃再
乎而神鬼愁驚槌蠻鼓而龍使兵合虎電走掉燕鎚而
揮白刃擊鰲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常時
可以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爲堡障動藏
于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爲堡障動藏
盟府名鏤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

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卹農事漫洒
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殄氣可謂仁
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
佇見乘旄仗鉞列土分茅修我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
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况復設庭
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願聞
于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洩已觀至化及
陳上謁罔棄諛才是敢輒述行藏鋪盡毫幅况聞鳥有
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處士
倫謬知人理是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婁
敬布衣上言于漢祖曹翹草澤陳謀于魯公失范增而
項氏不與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
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式順
義六年七月歸進士韓熙載狀
八月乙酉朔日食

是歲追爵太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

乾貞元年春正月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爲
御史所彈再用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通起居退

而自劾王優詔不許知誥固請奪俸一月以肅朝綱三月唐劉訓楚許德勳會兵侵荆南南平王季興乞師於我王遣水軍援之夏四月遣雷峴進白金羅綺於唐修重午之禮五月南平王季興請舉鎮來附徐溫曰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勿之救能無媿乎乃受其貢物聽其稱藩於唐秋八月巳卯朔日有食之九月遣使如唐獻應聖節金器百兩金花銀器千兩雜色綾錦千疋冬十月丁亥唐主至滎陽民間訛言唐主自將入寇唐宣武節度判官孫晟來奔

江南錄作孫忌今從周世宗實錄及通鑑徐知誥客之辛丑大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先是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數欲代知誥執政嚴可求徐玠亦以為請溫以知誥孝謹不忍謂知詢曰汝曹不如也陳夫人亦曰知誥乃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棄之

五國故事云徐溫常入覲于王至知

誥之第侍奉彌謹初更溫睡覺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務知誥乃退及溫中夕而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它日謂諸子曰事在可求等言之不已會溫欲帥諸藩

二哥矣當善事之鎮入朝勸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

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王贈溫齊王諡曰忠武十一月庚戌王御文明殿卽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廟號高祖甲子大赦改元丙子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陸游張延翰傳以知誥領江州未幾改豫章公是月唐臣安重誨議乘徐溫之死來入寇且問舉大號之罪唐主不從十二月帝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乾貞二年春正月丁巳帝立皇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爲南陽王封東海爲廣德王江濱廣源王淮濱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二月丁丑朔日食庚辰遣通事舍人劉傳忠使于唐唐臣安重誨以我國抗禮遣使窺覘拒不受遂與之絕夏四月遣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攻楚岳州丙戌至君山進軍荆江口丁亥與楚人戰於道人磯我師大敗璘彥章皆被執戊戌徙封常山王濛爲臨川王五月遣使求和於楚楚以苗璘王彥章來歸六月辛巳南平王季

典復請稱藩帝進季興爵秦王秋八月乙未大赦閏月
 皇太后殂先是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
 數十丈環聽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曰廳中將有哭聲
 然非州府之咎也至是以國哀發喪於此堂遂應之九
 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獲其岳州刺史李廷規等
 三十四人來獻俘冬十二月丙辰秦王季興薨帝以其
 子從誨為鎮南節度使兼侍中

太和元年秋八月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
 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表薦簡子彥忠繼任徐知
 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代之冬十月知詢與知誥爭權

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温喪知誥稱帝命不許是時知詢

握兵據上流行多驕恣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

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復為嫌竟乘用之路振九國志以為錢宏佐

所遺非也由是意輕知誥內相猜忌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

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

彼誰與處知詢從其言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

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欵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

宗常語廷望人言侍中有七事宜亟來朝謝至是廷望

歸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遷統

軍領鎮海軍節度使禽廷望斬之遣右雄武都指揮使

本同應倒轉否

知誥知詢原

柯原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始專國政以徐知諤為金陵尹壬辰帝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十二月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軍節度使

太和二年春正月徙封于原王澈為德化王二月乙卯唐改元長興三月癸酉立王子江都王璉為皇太子荆

南高從誨遣使告絕表言墳墓在陝州恐唐人致討我兵援之不及帝遣兵擊荆南不能克夏六月癸巳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己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叛降唐團練使陳宣死之按五代史明宗紀長興元年八月戊申海州將王傳拯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

來降與通鑑小先是傳拯有威名得士心會宣罷歸徐異今悉從通鑑

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宣實毀之遂帥麾下入辭因斬宣焚掠

城郭帥其眾五千出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遂以威衛大將軍知海

州事傳拯季父輿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至輿所輿執之以聞因乞罷歸知誥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

徐氏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之冬十月丙辰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按江表志

為球言球常宿金山上有詩云淮船分螳點江市聚蠅聲南唐烈祖性嚴忌宋齊邱因而輿譖以竹籠盛之沉

江口此言不足信也是月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

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以徐延休為江都少尹九國志云

李昇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日府中白事見少尹署事更不復省也

太和三年春二月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

邱為相齊邱自以資望淺薄陽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

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帝下詔徵之知

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復遣子景通敦諭始還朝

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秋九月鎮海節

度使徐知詢命句容令黃鸞重建靈寶院於茅山賜紫道士

王栖霞靈寶院記曰靈寶院者梁天監歲貞白陶先生

宏景所創也始本昭真其號焉紫陽觀即長史宅界于

東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鍾山西朝焉良常北衛焉其

餘聖槩羣阜若眾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臺層漢

悠閣匠雲秘三洞璠文集丹邱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

勤修於是崇習元風鍊金石身騰烟霞轍時移代賈瓦

木之功浸泯及唐太和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

號須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燹盡致煨燼荆棘相森凡材

團長狐兔往焉芻蕘往焉弗芟弗薙歷五十載矣栖霞

胄叨素業幼專不息雖童叟獲名而屢厄兵難跡不遑

處遺楛始空斷梗杳泊自北徂南幸託元化遐欽茲境

聿諧木所原迺勵奮是鋪忘勞砌壇植松結茆庇拙初蘭

我公移鎮是邦自以風痺厥躬告從谷隱公遂捨俸錢

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兩厦中塑羊角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三間塑像岌岌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鴛翠甍差鳳翹睥容禮而若眄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翻雲鶴駢駢對伴岷起異疑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象教斯感卽荒茵之域安歛諸壯麗乎是使真風永布靈致恒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噩噩烈烈可久可大栖霞智慚絕妙才非述作蓋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誠竭慮迨茲成功聊實紀於質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太和三年重光單闕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記

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其兄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是月太尉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帝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諸軍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加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

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邱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十二月癸亥知誥至金陵

太和四年春二月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以延士大夫孫晟陳覺多與密議秋八月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冬十一月拜知誥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軍節度使諸道都統如故知誥辭丞相太師是歲鍾山之陽積飛蝗尺餘厚有數千僧白晝聚首啗之盡太和五年夏五月宋齊邱勸徐知誥徙帝都金陵知誥

乃營宮城於金陵秋七月閩建州土豪吳光帥眾來奔且請兵九月甲戌朔立德妃王氏為皇后是月唐吏部侍郎張文寶使杭州舟壞泊於天長帝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辭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既非賓客又非君臣今拜嘉命何辭以謝乃獨受飲食餘悉返之帝嘉其有體命移文吳越俾得境上迎候文寶竟達命杭州而還辛丑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災兵民困苦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冬十一月信州刺史蔣延徽擅引兵會吳光攻建州是歲進封徐知誥為東海王

按知詢既賜爵東海知誥又封此地不應封為東海王一時有兩東海王今姑從歐陽史吳世家

東嶽三郎為雄武將軍建廟金陵

或云南唐昇元中事今從薛史

太和六年春正月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之虛府舍以待車駕是月蔣延徽擊閩兵於浦城敗之進圍建州會知誥召延徽歸延徽聞福州及吳越兵將至隨引兵還閩人追擊之我師大敗死亡無筭遂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閏月唐安州王任全等謀殺安遠節度使苻彥超以降於我事敗為副使李端所殺二月都押牙周宗以遷都為未便語於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眾心時國人多不欲遷都者丙子

帝使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之議是月周宗諷
帝禪位於知誥齊邱請斬宗以謝帝命黜宗爲池州團
練副使已而鎮海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復
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知誥召宗復爲押牙齊邱由
是忤意已卯詔知誥還居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
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夏四月甲戌唐潞王稱皇帝
乙酉改元清泰五月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王徐
知詢卒是時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子一首兩
身相背四手四足連昌縣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一足
投之江中翼日浮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

者數丈狹者七八尺人以爲知詢實應之六月丙子降
封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爲歷陽公徐知誥
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幽之和州秋七月知誥召
宋齊邱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給南園居
之不令預國事冬十月加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
錫辭不受十一月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
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都統判中外諸軍
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
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是月加王令
謀司徒是歲故東海王徐溫諸孫景運建報先院於金

陵

天祚元年春三月加徐景遷太保同平章事知左右軍
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夏六月德勝節度使兼
中書令柴再用卒秋八月潤州團練使徐知諤荒縱無
度徐知誥怒之或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公
借使知諤有能名於公何利知誥待之加厚九月帝加
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
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冬十月加中書令徐知誥尚
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
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

相殊禮不受

天祚二年春正月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
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三月知誥以其子景通爲太
尉副元帥宋齊邱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夏四月荆
南高從誨奉牋勸知誥卽帝位六月辛酉太保同平章
事徐景遷以疾罷命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冬十一月癸巳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
按歐陽史吳世家天祚三年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
都五國故事云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以昇州爲大吳西
都揚爲東都非也蓋西都改于天祚丁酉契丹立石敬
瑭爲天子於柳林國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辛丑唐安

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是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恨不能救楊氏危忍爲此乎其少子宏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率諸將入江都陳知誥功德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十國紀年云宋齊邱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於是江都宮多妖帝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天意非人事也是歲立韓將軍廟金陵城西報功也失其名高麗與新羅百濟戰大敗之

天祚三年春正月乙卯日食初出三分至卯復太子璉

納齊王知誥女爲妃是月閩吳越皆遣使勸進知誥知誥始建齊國立宗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爲內樞判官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以盧文進爲宣武軍節度使兼侍中戊子帝使宜陽王瓌如西都冊命齊王知誥知誥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三月齊王知誥立其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夏五月齊王誥欲取中原遣使汎海通好於契丹

以美女珍玩結之契丹主亦遣使來報聘六月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秋七月晉右衛大將軍尹暉謀叛事泄將奔於我爲人所殺晉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大掠本州來奔部將胡進邀殺之是月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齊王誥受禪誥讓不受八月甲子歷陽公濛殺守衛軍使王宏亡抵廬州周本本子宏祚執送江都齊王誥遣使迎殺於采石稱詔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諉罪於悰坐貶池州是月帝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勸進宋齊邱不署表九月癸丑王令謀卒丙寅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

齊冬十月乙酉齊主遣右丞相徐玠奉冊詣帝稱受禪

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元宏古讓皇

帝

按歐陽氏五代史馬令陸游南唐書陳寔唐餘紀傳皆作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惟通鑑作讓皇無帝字

今從諸書之稱又五國故事作高尚思元崇古讓皇帝以宏爲崇疑宋人因廟諱而改也宮室乘輿

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己丑齊主

表請改江都宮殿名皆於仙經內取之帝常服羽衣習

辟穀術丙申帝以齊主上表致書辭之齊主謝而不改

昇元二年帝屢請徙宮五月齊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

宮以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徙帝居丹楊宮一作命馬

思謙爲丹楊宮使以嚴兵守衛之五國故事載楊溥渡江賦詩畧曰烟凝楚

岫愁卡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
坐細思量又江表志言讓皇常賦詩江南江北舊家鄉
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
云云按南唐書此李後主詩也後人誤以為吳睿帝作
冬十月辛丑帝殂年二十八歲是日有使命來徙所帝

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趨前帝以香爐擲之俄而報晏

駕矣按九國志云溥能委運受終不罹篡弑之禍深于
機者也江表志云讓皇既遷數年未卒每有枯楊

生枝葉及五歲有中使賜衫笏加官即日而終薛史唐
餘錄皆云溥禪位逾年而幽卒歐陽史但云卒十國紀

年日辛丑唐人弑讓皇五國故事云營室於茆山遷專
居之及將遇弑使者前趨俄而見害今取十國紀年諸

家之齊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葬平陵六年

唐遷其宗族於秦州號永寧宮令刺史褚仁規嚴兵防

護絕不通人十國紀年云唐人遷讓皇之族于秦州號
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

而男女自為匹偶歐陽五代史云李昇遷溥子孫於海

陵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國人多哀憐之通鑑考異云讓

皇子及五歲遣中使顯德三年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拜官賜服即日而卒

安楊氏子孫唐元宗聞之遣園苑使尹廷範江南野乘
作延範

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

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延範罵曰小人

以不義之名累我楊氏遂絕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

其玉硯馬腦椀翡翠瓶以獻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

揚州至天祚三年為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二年也歷傳

四主凡四十六年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
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今據徐鉉吳

錄龔穎運歷圖所紀鉉與穎故仕江南稽考宜得實也

論曰楊氏自紀祥等之亂祭則宏農政由東海大權久
為它人竊矣逮平陵越次以立號為共主若贅疣然改
元稱尊徒擁虛器卒假禪讓之名致移鼎祚之實跡其
由來良非一日勢使然也要豈睿帝之罪哉

十國春秋卷第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四

列傳

太祖太妃史氏

夫人朱氏

太后王氏

睿帝讓皇后王氏

太妃史氏家世齊魯或云雁門史建瑋族姑也唐僖宗
時太祖納之生烈祖高祖已而封武昌郡君烈祖嗣王

位尊為太夫人及紀祥之變嚴可求假太夫人教令諸將宜無負楊氏高祖遂得立未幾徐溫暴張顥弒君罪詣西宮白其事太夫人恐懼泣曰吾兒幼沖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顥弒逆不可不誅太夫人宜自安武義元年尊為太妃無何薨按九國志渥昌郡君渥嗣位後尊為太夫人通鑑又云隆演尊母為太妃一云讓皇尊為皇太后非也夫人朱氏奉國節度使延壽姊少以黠慧侍太祖會延壽被誅并夫人出之朱氏唐封燕國夫人制曰全燕列壤大國疏封式示寵榮以旌賢淑太后王氏睿帝其所出也武義二年六月睿帝即王位尊為太妃未幾稱帝尊為皇太后乾貞二年八月殂

讓皇后王氏初事睿帝為德妃太和五年九月冊立為后及南唐受禪睿帝殂於丹楊宮后不知所終

太祖子臨川王濛

新安公溥

德化王澈

臨川王濛太祖第三子

五國故事云第十六九國志曰濛字志龍常持節開徐溫大丞

相溫見曰此子瞻顧特異恐難其下

武義元年封廬江郡公時徐溫秉政

濛內不能平居恒撫膺歎曰我國家竟為它人所有乎溫聞而惡之是冬出為楚州團練使明年徙舒州及高祖即世濛以次當立而溫不欲長君且忌濛乃奉睿帝嗣吳王位未幾睿帝稱尊號進濛常山王明年改封臨川累加昭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已而齊王知誥將謀

受禪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以構其罪降為歷陽郡公令守衛軍使王宏帥兵二百幽之和州居二年濛知國將亡遂破壁殺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引二騎詣廬州德勝節度使周本畫策為本子宏祚所執已見殺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濛妻子在和州悉為侍衛軍使郭悰所殺南唐昇元元年追封臨川王諡曰靈以禮改葬

新安公潯太祖第五子也高祖開吳國封郡公尋卒德化王澈太祖第六子也武義元年封鄱陽郡公睿帝即皇帝位封平原王已又徙封德化不知所終又按實賓錄云

楊行密有一子病瘖鄉里號為不語楊家未知為太祖第幾子附記于此論曰語云芳蘭當戶不得不鉏其濛之謂乎一奮而死邦家淪喪所由過於江夏諸王貪生者遠矣

高祖子南陽王玢

睿帝子太子璉

江夏王璘

宜春王璆

從子建安王琪

宜陽王瑒

南陽王玢高祖子也初名繼明武義時封廬陵郡公已而改今名乾貞元年封南陽王南唐禪代降為公

太子璉睿帝長子也乾貞二年封江都王太和初立為皇太子天祚中納齊王知誥女為妃及南唐受禪降封

國朝通志 卷四
三
宏農郡公領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已又改康化軍
節度使昇元四年璉謁平陵還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
夕暴薨或曰左右承唐主指實置之死也追封宏農王
諡曰靖

江夏王璘睿帝第二子也乾貞初與宜春南陽諸王同
封累加太尉禪代時奉璽綬於齊南唐主遷官增邑降
封爲郡公

宜春王璆睿帝第三子乾貞初封王宜春不知所終
建安王珙睿帝兄子也初封南昌郡公乾貞元年進封
爲王南唐受禪降珙等十二人爲公或作十
一人珙領康化

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居無何稱疾罷官歸永寧宮終焉
宜春王瑑亦睿帝從子天祚元年瑑賫冊寶冊徐知誥
爲齊王及南唐禪代降封郡公

太子妃李氏

太子妃李氏齊王知誥第四女也賢明溫淑容儀絕世
天祚中冊立爲皇太子璉妃及南唐受禪宋齊邱請離
其昏唐先主不許封永興公主妃自以爲吳家家婦而
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公主輒悲傷流涕左右爲之慘
戚諸兄多惡之唐先主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
也何罪之有已而從太子璉至池州璉旣薨妃還居遷

陵宮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歛温軟如生唐先主悼痛詔李建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

論曰婦人內夫家義之正也史言如聞呼公主必流涕而辭其志操亦何異黃皇室主邪良可哀矣

睿帝女上饒公主

上饒公主者睿帝愛女也太和末下嫁左僕射徐景遷景遷死公主亦繼亡南唐禪代追封景遷為高平郡

王公主為燕國君諡曰貞莊

仁和吳在臣志伊氏撰

郡城牛 與潛子氏撰

昭文周 昂少霞校

列傳

袁襲

高景

戴友規

十國春秋卷第四終 太祖曰高公昏惑用之致邪師

十國春秋卷四
容飾不茹章魚自稱未亡人
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父始
歛温軟如生唐先主悼痛詔李建勳勒碑宮中紀其
論曰婦人內夫家義之正也史言如閭呼公主必流
而辭其志操亦何異黃皇室主邪良可哀矣

睿帝女上饒公主

上饒公主者睿帝愛女也大和末下嫁左僕射徐景

王公主為燕國侯領曰貞琪

禪代追封景遷為高平

十國春秋卷第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郟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五

列傳

袁襲 高景

戴友規

袁襲廬江人太祖為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太祖行軍

司馬徵兵入援襲說太祖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

十國春秋 卷五
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太祖遂率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大祖入據揚州而孫儒之亂復熾太祖閉空城不無內怯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強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爲吾用者因勸太祖以軍令召霸霸卽率所部兵來太祖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

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併其衆太祖因伏甲誅霸得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便太祖但遣延陵宗蔡儔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郭太祖倉皇出走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太祖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食足勢未可圖趙錕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錕必矣太祖

大悅乃走諸將攻鏗是引字會孫端張雄先為鏗所敗鏗將蕪

塘漆朗統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

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太

祖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鏗入宣州已而朱全忠與鏗

有舊遣使來求鏗太祖謀於襲襲曰不如斬首遺之以

杜後患鏗由是被殺未幾襲卒太祖哭之曰天不欲成

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

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勗舒城人太祖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

不足太祖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勗諫曰兵火之餘十室

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

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

實太祖以其言為然悉從之田頔聞之曰仁人之言其

利溥矣正勗之謂也

戴友規廬州人也居太祖幕中為賓客太祖鎮宣州時

與孫儒戰失利欲退走召諸將畫策友規曰儒來氣銳

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以敵而可

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禽也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

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

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

敗太祖從其計遂大破儒兵

論曰袁襲運謀帷幄舉無遺筭殆良平之亞邪以嚴濟寬事非不得已蓋時會有固然爾高勗志務農桑仁者之言藹如也戴友規數言決策獨探本原可謂謀臣之傑出矣

李神福

張訓

陶雅

劉威

臺濛

李遇

李簡

李神福洛州人隸上黨軍籍唐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投太祖爲親校從至廬州會羣盜攻舒州張甚神福請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舒

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軍至溧水太祖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弱儒軍以爲我實怯也不設備神福率精兵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駐走安景思神福功爲多景福初儒兵復盛引兵逼宣州太祖謂諸將曰儒衆十倍於我吾欲退保銅官如何神福同劉威對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之亂作神福討儔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

浙將顧全武神福討臨安難猝拔慮彭城王鏐截其歸路於是遣人衛鏐先壠以媚鏐復多張旗鼓爲虛寨以疑敵心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擊杜洪兵次鄂州城神福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漫應而未之信時洪方求救於梁王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至澠口舉炬於樹杪洪以爲汴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畧多此類久之荆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疊至救洪神福聞其至乘輕舟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急擊之內成禽矣明日逆擊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

水死衆軍皆引去是役也洪雖未滅而諸鎮氣奪兵聲爲之大振會田頴叛於宣州太祖密召神福討頴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頴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頴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且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頴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頴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行至吉陽磯壇建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語諸將

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逮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其下時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火炬輒攻之壇建軍皆滅火自匿旗幟交雜我兵乘風揚火燔其艦壇建大敗士卒死者甚衆頽聞壇等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詣太祖請發步兵斷其歸路太祖別遣臺濛擊頽頽敗死卽命神福爲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初頽陰畜異志神福數言于太祖曰頽必反宜早圖之太祖曰頽有大

功反狀未露殺之人人自危矣後果如其言人多以神福有先見

張訓其先廣陵人祖昇唐末官清流令卒葬滁遂爲清流人訓勇悍多膽畧時人謂之大口張太祖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已遷黃頭都虞候擊舒州盜吳迥等知名揚州之役訓潛入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已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漣水備北師一云是時授刑部尚書時汴將龐師古屯兵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汴軍駭亂遷淮海都遊奕使一云加兵部尚書

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漢賓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趣其城漢賓倉皇出迎訓入其壘高坐漢賓張樂大宴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卽歸無貽後悔漢賓唯唯解甲聽命轉尚書左僕射拔山都指揮使天復初唐昭宗遣李儼問應是問字間道封太祖爲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爲密州刺史會茂章爲汴兵所迫解兵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汴將王檀來攻遙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還太祖薨訓謝病

再徙黃州刺史亦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登南唐保大中進士累官戶部侍郎知制誥歸宋歷大理寺卿陶雅合肥人生故與太祖同邑太祖用爲將討定舒州盜吳迥李本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爲許勅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置制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寬厚得民景福初田頵攻歙州久不下歙人相與持城下日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太祖卽命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故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高祖時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誅死雅懼與劉威偕詣廣

陵布腹心温慰藉良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子敬昭將兵襲饒信有功官至

雅鎮靜寡言善用兵天祐中充西南招討使援陳詢于睦州一夕軍中夜驚士卒多逾壘亡去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動須臾自定亡者皆還無何大敗浙兵鹵王球錢鎰歸世咸服其有應變之畧九國志云雅典黔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以陶爲字

劉威慎縣人仕太祖爲牙將武進之役與安仁義等破劉建鋒有顯功已而孫儒屢勝太祖太祖欲退守銅官威言賊倍道遠來背城堅棚可以不戰疲之太祖以爲


然久之儒兵饑且大疫儒遂爲我所禽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未幾授廬州刺史已又遷觀察使是時四郊多壘井邑蕭然威內撫百姓外禦寇兵廬州以寧會太祖寢疾判官周隱以威從起細微必不相負不若使權領軍府董其事太祖卒用徐温言威坐是不得召俄擢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帥兵十萬來攻洪州時守兵裁千人將吏聞之多失色威密遣使告急于廣陵而日召僚佐奏樂宴飲神氣閒暇旁若無人全諷懷疑不敢進及周本將兵救高安全諷被執而洪州獲全實威之力也天祐

九年徐溫旣族李遇常內忌威欲興師致討威用幕客黃訥言與陶雅輕舟詣廣陵以明無二心溫相待如事太祖禮優加官爵隨遣還鎮居數年卒威自廬州移鎮江西時旣去任而廬州大火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或射之殪皆觀版腐木及敗帚類也數月除張崇爲刺史火災乃止子崇景官袁州刺史叛附於楚爲柴再用所破棄袁州遁去

臺濛字頂雲合肥人或言前趙特進臺彥皐之後也初從太祖起廬州下廣陵驍勇善戰積功至泗州防禦使龍紀初董昌作亂唐命鎮海節度使錢鏐討之昌求救

于太祖太祖遣濛攻蘇州以牽其師久之遷漣水制置使會田頽變作太祖檄李神福自鄂州東下別遣濛將兵應之頽聞濛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神福已而覘者言濛兵營寨徧小裁可容二千人頽易之不復徵外兵濛入頽境番陳而進營壘俱按規度軍中或笑其怯濛曰頽宿將未易忽也不可不備居無何與頽遇于廣德濛以頽麾下皆太祖故時部曲可以計取陽出太祖書徧賜頽將頽將果下馬拜受濛乘其挫伏縱兵擊之頽兵遂敗走已又戰于黃池濛先爲三覆以待兵交濛僞

走頽以爲實怯追之伏發大敗倉卒還宣州城守濛隨引兵圍之頽趣召蕪湖兵還不得入居數日頽不勝其忿率敢死士數百出戰濛復陽退示弱頽兵踰濛而鬪濛亟擊之頽奔回橋陷馬躡濛乃就斬頽首頽衆大潰遂克宣州是役也濛以弱爲彊以退爲進深得兵家虛實之秘言兵者多取以爲法以功表授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八月卒于官先是濛在泗州日太祖浮淮過濛濛盛飾供帳太祖頗不悅旣行濛于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太祖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耳濛甚慚由是服食爲之少損

李遇  人也從太祖起兵累功授常州刺史安仁義
叛焚東塘以襲常州遇出戰望仁義大罵仁義曰遇敢辱我如此必有伏兵遂引去已而遷宣州觀察使高祖嗣王位徐溫秉政遇內不能平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常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吳越道過宣州溫令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變色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獨非反邪侍中謂景皇也溫聞之大怒卽署王壇爲宣州置制使數遇不朝之罪別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之遇不受代再用圍之逾月不下溫復遣典客何夔諭遇使自歸夔因以王

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蕤以徇若本無反心何不
隨蕤納欵時遇少子爲廣陵牙將遇絕愛之温執其子
示宣州城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遂隨蕤出
再用迎斬之并及其家自遇死諸將多畏温之威而高
祖僅具位矣先是遇部將朱從本家廐中畜猴子數頭
一夕圍人秣馬見有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
食猴幾盡未幾遇族誅宣州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軍
府有變輒出出則有臭氣田頽將敗巡夜者見之于街
不敢逼旬月禍及

李簡上蔡人事太祖爲親將會孫儒屯廣陵太祖出兵
拒之爲儒所困幾不得脫簡帥敢死士百人拔太祖出
重圍有功後歷官至常州刺史高祖時簡與李遇等頗
不平于徐温及遇誅死除簡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元年
加鎮西大將軍兼侍中太和元年以疾求還江都中道
卒于采石徐知詢故簡婿也輒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
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時徐知誥輔政不許知
詢大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
不得武昌邪由是漸與知誥異

論曰李神福戰無不克義在忘私匪獨以勇畧勝也張
訓用兵以斷陶雅輯民以寬劉威靜以待動臺濠柔以

禦疆視古名將何讓焉李遇一言之失遂發禍機李簡時懷內憤而卒獲考終其亦有幸不幸也夫

十國春秋卷第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奘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

吳六

列傳

柴再用 秦裴 劉金 子仁 李友

李厚 劉存 陳知新

柴再用汝陽人也始名存隸孫儒戲下與小校某者結為死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并執存至詰何故反不對

又問曰與彼結死友。反則同反耳。公誅之。復何問焉。儒大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今名。已而儒敗歸太祖爲都押牙。勇敢善戰。所向克捷。乾寧二年助李厚擊却汴兵。授壽州團練副使。說降賈公鐸。馮敬章。論功尋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王全忠過光州。謂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謬爲禮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遂留旬日而去。旣而全忠逾淮。再用掠其後軍。俘斬數千計。鹵輜重財貨無筭。未幾改指揮使。五年破吳越將張

仁傑于魚蕩。先登陷陳。恢復東洲。是日交戰。時再用舟忽壞。長稍浮之。僅得濟。家人爲飯僧千人。以酬冥福。再用悉取其食。犒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頃之宣州觀察使李遇不受代。再用帥兵納王壇。且徵遇來朝。卒以計殺遇。已又將兵討劉崇。景大破楚師于萬勝岡。復有功。武義元年高祖建吳國。拜左龍武統軍。居數年。除武昌軍節度使。已又改馬軍都指揮使。以戎服入朝。被劾。久之累加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和七年夏六月。病卒。先是史官王振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余何功之有。竟不報。又常按家樂于後苑。有人

竊於門隙窺之再用召至後苑日隙風恐傷爾眸子其
爲人長者類如此或云再用爲牙將時會天大雷電家
人皆伏匿再用獨危坐不動俄見襦袴者四人昇再用
坐敗牀出庭中已復大震屋折有龍出焉又武義時再
用常在廳事獨坐忽有鼠至庭下拱立如拜揖狀再用
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卽自起逐之而屋梁頓折所坐
牀几盡糜碎人莫不奇其事

九國志云再用累歷藩鎮
敦尚素儉車馬導從不過

十人亦一時之良將

秦裴初從太祖爲牙校引兵三千攻崑山拔之戍其地
光化元年浙將顧全武攻陷蘇州裴獨守崑山不可下

裴常使羸兵執旗幟壯者發弓弩每發矢必洞中重鎧
全武爲之却者數矣已而食盡乃降彭城王鏐詰其久
拒狀裴對曰力屈而降非心降也裴義不敢負楊公王
善其言而釋之居浙四年得復還未幾授昇州刺史烈
祖時克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裴
旣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許俄匡時
將劉楚至果據其地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
一人若師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正欲以要害誘致之耳
頃之破寨執楚進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裴遂陷
洪州鹵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論克敵功改洪州制

置使以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璠從戍江西三人皆
故烈祖腹心也會徐溫等內忌三人遣別將至裴所殺
之裴由是鬱鬱不自得無何卒

劉金曲溪人一云楚州山陽人太祖引兵至天長金與高霸等

悉衆來屬居三十六英雄之一官濠州團練使威名大

震爲濠人所稱天祐二年十一月卒太祖以其子仁規

知濠州仁規頗苛刻用事未協衆心官至清淮軍節度

使卒子崇俊復刺史濠州凡三世典濠梁爲一時之盛

濠州菱谿傍
爲金故宅址

李友吳越備史作育合肥人太祖起淮南友隸戲下有膽勇善

撫士卒大順元年將兵二萬屯青城畧地常州已進拔

蘇州走浙將沈粲爭先排陳勇冠一軍遷尚書蘇州刺

史無何孫儒陷蘇州友見殺贈太保

李厚蔡州人故孫儒遺兵也太祖收儒兵數千蒙甲以

皂衣號黑雲都厚爲黑雲隊長以驍勇名朱延壽知壽

州厚實在兵間會汴兵數萬臨城下甚急延壽軍制軍

中每旗二十五騎命厚統十旗往擊不勝將斬之厚稱

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柴再用亦爲

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汴兵遂披靡敗走是時厚

兵不滿千而破汴之勁卒數萬淮南人無不駭服厚官

至楚州團練使天祐十三年光州王言作亂高祖命厚討平之卽以厚權知光州事久之卒

劉存泌陽人也驍悍善用兵事太祖積功至舒州團練使天復三年副李神福攻杜洪于鄂州不能下天祐元年神福還廣陵存代爲招討使明年將兵迫鄂城下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亟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禽洪送廣陵太祖乃以存爲鄂岳觀察使未幾克西南面都招討使取岳州乘勝與岳州刺史陳知新將舟師伐楚大敗于瀏陽存知新皆見執楚武穆王數聞二人名欲活之存與

知新大罵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邪我豈負楊氏者武穆王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知新時以刺史爲團練使積官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存在舒州時常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已而以讒言縊之于獄至是存征湖南有舒州人夢霍生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時霍生婦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叩齊安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與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無禍乎數日存果敗績死焉

論曰柴再用厚以持躬有功不居社稷之臣也秦裴力
屈降敵不忘故主卒還本國辟土江西其品有足嘉者
二劉二李一時雅稱名將而殺身成仁義無苟免存尤
合于聖賢之道矣

呂珂

賈令威

瞿章

賈公鐸

李濤

袁禛

丁軫

周隱

呂珂揚州人事太祖以勇敢聞累有戰功擢黑雲都指
揮使其卒也子師周代其職奔于湖南別有傳

賈令威盱眙人也驍果有勇名太祖官廬州日發兵至
廣陵令威與劉金帥其所部中道來屬隸戲下爲親軍

太祖兵遂日益盛焉

瞿章事太祖積功至先鋒指揮使乾寧初權刺史黃州
會泝將朱友恭引兵來攻章棄城保武昌寨未幾爲友
恭所執遂失黃州

賈公鐸

九國志
作賈鐸

上蔡人也初從秦宗權已而叛宗權度

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破蘄州推步章爲帥公鐸自
爲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乾寧中朱延壽奄至城下圍
蘄州會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
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
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至城南門門中火舉力戰突圍

而入延壽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邪如
此城安可猝拔乃白太祖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
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使柴再用請行臨陳
與語爲陳利害公鐸及敬章請降太祖以敬章爲左都
揮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

李濤趙州人太祖時署濤爲牙將秦彥之攻太祖也軍
勢甚盛親校李宗禮言衆寡不敵請堅壁自守徐圖還
師濤時在行間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
去將安歸濤願帥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太祖壯其
志多伏精兵爲三覆以待之卒破彥師鹵獲無筭濤一

言之力也天祐十年克招討使攻吳越于臨安戰敗被
執順義元年復歸授右雄武統軍卒

袁禛陳州人初從太祖爲銀槍都使太祖之克蔡儔也
張顥來歸分隸禛帳下禛以顥反覆請誅之以杜後患
不聽顥後卒以弒逆死時人皆多禛有先見

丁軫字德祥金壇人也太祖擊秦宗權軫以勇應募論
功授都押牙從禽孫儒遷都知兵馬使會太祖多猜忍
軫不自安乞病歸軫不貪財不嗜酒不掩人善寧靜自
守泊如也至宋乾德初年九十一而終

周隱舒州人也性慇直忠于所事而不識物情太祖時

官淮南節度判官太祖疾革命隱召烈祖隱直前曰宣
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主也餘子皆幼
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當不負王
不若使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太祖不應左右牙
指揮徐溫張顥言于太祖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
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太祖曰吾死瞑目矣乃
命隱趣召長子渥來及烈祖得嗣立大罵隱曰君賣人
國家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
論曰呂珂賈令威翟章賈公鐸李濤諸人皆興陵從戎
之傑也袁禛識悖主之姦丁軫擅保身之哲可謂知幾
其神矣周隱謀之不臧直言賈禍惜哉

十國春秋卷第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七

列傳

劉信 呂師造 王緒 王茂章

米志誠 苗璘

劉信兗州中都人也初為羣盜戰敗奔廣陵事太祖數
有功太祖遇之厚常召信計事醉不能言太祖嫚罵之

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太祖曰信豈負我者邪
醉而去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累官至鎮南軍節度使天
祐十五年王祺攻虔州譚全播久不下會祺病高祖命
信充虔州行營招討使代之信晝夜急攻不能克使人
說全播取質納賂而還時徐溫同平章事怒曰信以十
倍之衆攻一城不得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咎
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咎信也且授信子英彥兵三千
謂若父居上游之地統雄兵不能克敵是反也汝可以
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
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窘逾年妻子在外重圍旣解相

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
必克之信大惶懼濟師遂破虔州人有誣信逗留陰縱
全播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
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
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卮酒飲信
然終疑之已而楚攻荆南荆南來求救命信帥步兵趣
潭州荆南兵解去武義元年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
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
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熟公名
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君還語天子當來

較射於淮上因指牙旗銳首百步外舉酒屬昭文曰幸
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未幾唐師伐蜀温急召信
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而實奪其地居無何卒
南唐受禪以舊故贈太師長子彥英事高祖掌親兵第
四子彥貞仕南唐有傳

呂師造揚州人從太祖起淮南爲都將天復元年李神
福攻杭州浙將顧全武列八寨以待之神福使師造伏
兵青山下陽退兵以誘全武伏發全武被執天祐初復
從周本援衢州刺史陳璋會浙兵來取衢州師造謂本
曰敵去我咫尺而陳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雖不盡

用其言是日中道破浙軍師造實與有力焉未幾充南
面都統軍使攻蘇州無功已又從周本南伐敗苑攻于
上高遷池州團練使久之楚寇鄂州高祖命師造爲水
陸行營應援使以拒楚師未至楚師解去改饒州刺史
師造歷事太祖父子南北征伐多在行間所嚮輒摧鋒
排陳累官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師造在池
州日頗事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裝甚厚使家人送之
夜泊竹篠江上有道人忽躍入舟中穿舟而過隨其所
經火卽大發復越後舫火亦從之句與原本同疑有脫落惟一老婢髮尺餘人
與舟了無所損道士亦復不見人咸異之

王綰合肥人仕太祖爲漣水防邊使遷海州副使天復中青州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太祖太祖遣臺濛綰將兵援之已拔密州將進攻沂州城諜者偵城中盡偃旗息鼓綰謂此不可擊也諸將堅欲攻之綰不能止乃設伏林間以待頃之攻沂者果不克敵兵乘勢追之綰伏發得以濟師其用兵多此類武義元年加鎮東大將軍已遷百勝軍節度使卒

王茂章廬州合肥人也幼從太祖起淮南常侍左右爲親校爲人驍果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太祖壯之梁王全忠遣從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

範乞兵太祖太祖遣茂章帥步騎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茂章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太祖是時梁王全忠方攻鄆中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全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矣汴兵又敗茂章軍還汴兵急追之茂章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

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官速走虔裕以死遏之茂章曰吾亦戰于此也虔裕三請茂章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汴兵以故不能及茂章得全軍以歸茂章累官潤州團練使太祖薨烈祖自宣州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烈祖之去宣州也欲取帷幕及親兵以行一云襲位後反求宣州故時物茂章惜不與烈祖怒既襲王位以兵攻之茂章奔于杭州吳越武肅王以爲鎮東節度副使避梁王全忠冢諱梁王曾祖名茂琳更其名曰景仁已而領寧國節度使未幾梁王稱帝素知景仁名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路過撫州危全諷方與我治兵相

攻乃陳兵與景仁登城望之景仁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人皆稱景仁爲知兵景仁旣至汴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居數年梁太祖以爲北面招討使與晉人戰大敗于柏鄉梁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受節度爾梁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汴病疽卒贈太師

米志誠事太祖爲牙校勇敢有膂力時朱瑾以善槊名志誠以善射名軍中同推爲驍將安仁義叛與王茂章執仁義于潤州久之爲都押牙襲梁潁州不能下高祖時充行營都指揮使敗楚將苑玫有功已又同柴再用破劉崇景等于萬勝岡累遷泰寧軍節度使朱瑾之殺徐知訓也志誠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引歸徐溫疑其助瑾必欲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詐稱袁州大捷召將吏入賀伏甲禽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苗璘不知其世系太祖時以裨將從劉存攻杜洪于鄂

州時汴將曹延祚等將兵援洪兵勢頗盛有降卒言汴軍虛實謂鄆軍易與爾開道軍未易當也璘乃帥敢死士自擊開道軍破之鹵其將士三百人徇鄂州城外洪氣沮遂以此敗乾貞初累官右雄武軍使同靜江軍使王彥章攻楚岳州與楚將許德勳戰于道人磯師敗爲楚所執未幾求和于楚復歸國病卒

論曰劉信呂師造王綰皆桓桓如虎如貔之臣也王茂章有專闔才而不竟其用畏禍出亡事非得已米志誠橫羅屠戮刑匪其罪東海之惡可勝數邪若苗璘者鄂州之役其功固不可沒云

周本 子鄴

李德誠

王安

王輿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卽墓
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貧有膂力常獨
格虎殺之初爲宣州節度使趙錕將勇冠軍中太祖旣
破錕獲本釋之卽隸帳下爲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
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飲啗言
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兩浙將陳瑋據衢州歸欵
爲浙兵所困不得出太祖遣本迎瑋旣至浙人解圍出
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瑋還裨將呂師造以浙兵近而
而不動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至吾事訖

矣何戰爲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
其先動擊未晚也頃之浙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
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于旁浙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
擊盡殲其衆天祐六年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
萬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授全諷江西守

應是援字

將劉威警書至高祖謀可將者于列官嚴可求薦本時
本方帥軍攻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
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彊我弱也徒以我將帥權輕
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用勿置副貳乃可許之得精
兵七千晨夜兼行高祖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

欲取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禽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日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高祖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啟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數作樂宴飲飛矢雨集畧不爲動吳越

疑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此類也唐莊宗入洛高祖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唐主問我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德勝軍節度使後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它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齊王誥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旣降爵爲公廢居和州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

信兩騎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
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
濛告之濛遂誅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屬疾
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
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武皇帝位至將
相何人所遣乎旣死太常準令廢朝三日南唐先主以
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常爲汾陽王郭子儀
廢朝五日命卽用其禮諡曰恭烈葬給鹵簿本刺史信
州時入覲陽都一夕遇私諱日獨宿外舍張燈而寐未
熟聞室中有聲視之見火爐冉冉而上直抵于室良久

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浮埃覆物亦無它怪廣陵人傳爲
異事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從本征討有戰功本在信州畧地
至建州道徑險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刃數十人
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及臨川王濛被執歎憤逾月
國人以此稱其有義已而仕南唐典親軍累官滁州刺
史廬州節度使暴猛戾常蓄飛揚之志南唐先主以
本故特優容之昇元六年卒

李德誠廣陵人也

一云西華人

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鏗爲給

使太祖攻宣州鏗旣敗左右皆散惟德誠與韓球從之

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拒太祖鏗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至
進思所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咸異
之鏗死太祖義其人妻以宗女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
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見仁義諫
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陷仁義操弓矢坐城
上忽見德誠至曰汝見我不失禮且有奇相它日必大
貴吾以爲汝功因擲弓矢就執太祖卽拜德誠潤州刺
史未幾徙江州已轉撫州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平南大
將軍中書令頃之改百勝軍節度使太和中又爲鎮南
軍節度使南唐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
事楊氏最久至南唐爲佐命臣首率百官勸進初無大
功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
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覲金陵南唐先主遣內夫人
逆勞于道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曰朝堂設次以待昇
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南唐先主廢朝五日謚曰忠懿有
子二十八人建勳爲相建封爲將妻楊氏封滕國君當
世榮焉初南唐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先主復姓有司
以同姓非禮先主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昏不可離信
王妃可氏南平亦異數云

王安廬州廬江人少事太祖隸戲下太祖常臨戰升高
豕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武士持
稍徑趣太祖莫能禦者安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
殪徐納弓發中復捧壺立色不變太祖喜撫其背曰汝
器度如此它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南唐禪代用
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
度使當燕勞問遺而安名犯漢主祖諱南唐先主乃更
賜名會昇元五年卒年七十有三

王輿或作輿鎮東大將軍綰之弟也初為小校從周本攻

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

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唯不即往本曰爾憚往邪
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攻之舍而趣彼何
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邪乃命之輿乘輕
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
諸軍都虞候睿帝時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先
是兄綰子傳拯為海州都指揮使叛附唐聞輿在光州
遣使通問輿執其使以聞因求罷郡進控鶴都虞候已
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南唐
禪代輿從睿帝至潤州移鎮鄂州雅與監軍甄廷堅不
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二志南唐先主遣使械廷堅屬

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即日歸
 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爲它謀遂從其計
 獲免由是人推其長者中主時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
 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
 自左耳出復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故
 無恙至老不曠又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
 下墜能避當富貴及倚營門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
 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輿曰所夢流星是
 也世莫不奇之輿亦頗以此自負

論曰周本李德誠俱楊氏勛臣位列通顯或則抱徐廣

流涕之心或則效范雲勸進之術迹雖不殊而其志亦
 畧異焉王安以器度稱王輿以長厚見歷仕三姓功績
 爛然要未可與南平同日語矣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吳八

列傳

馮宏鐸

朱瑾

李承嗣

彭彥章

十國春秋卷第七終

十國春秋

卷七 吳七

十一

獲免由是人推其長者中主時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
 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
 自左耳出復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故
 無恙至老不曠又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
 下墜能避當富貴及倚營門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
 輿然要未何與南平同日語矣不傷輿日所夢流星是
 畧異焉主安以器與王輿以其厚良翌廿二日賊敗
 輿策之亦近傾效莖雲博藝之術悉輿不救而其志亦

十國春秋卷第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八

列傳

馮宏鐸 朱瑾 李承嗣 子禪 彭彥章

馮宏鐸泗州連水人也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與里人張
 雄同為武寧軍偏將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使擊雄與之蘇州雄與
宏鐸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
多降暉衆至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欲治臺城爲府
旌旗衣服僭擬王者太祖圍揚州畢師鐸厚賫寶幣以
啗雄與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時秦彥在揚州以僕
射告身授雄又以尚書告身授宏鐸已而不戰解兵歸
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唐以
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多思之
爲立廟景福二年宏鐸代爲刺史乾寧二年舉州附太

祖久之表授武寧軍節度使宏鐸外雖納好然倚兵艦
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太祖太祖不從會大
雨金頽在宣州募工治艦陰圖宏鐸宏鐸介宣揚之間
益內疑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
駭曰州且易主矣師鐸乃帥軍南嚮以襲頽頽逆戰于
曷山宏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太祖懼復振遣人迎犒
東塘好謂曰勝負用兵常事也今衆尚彊一戰之勦何
苦自棄海島吾府雖隘足容君使將吏各得其所若欲
揚州我且讓公宏鐸舉軍盡哭太祖從十餘人搖飛艦
常服不持兵入其軍執手慰勉遂以宏鐸歸表爲淮南

節度副使宏鐸由是不復叛

朱瑾宋州下邑人唐天平節度使宣之從父弟也瑾少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於輿中夜至兗兵發遂鹵克讓自稱留後唐僖宗卽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朱全忠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全忠自攻宣于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全忠屢相勝敗全忠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

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全忠悅自就延壽門與瑾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全忠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至瑾伏壯士董懷進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懷進突出禽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

瓊江南野史作琪今

從五代史

全忠度不可下遂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

宣亦敗于鄆州乃乞師于河東河東將李承嗣史儼以騎兵五千救之全忠已破宣還急趣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汴兵奄至瑾將康懷貞等以城降瑾引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次走海州

十國春秋 卷八 三
汴兵急追之遂同承嗣儼奔太祖淮南人壯之呼其小
字爲朱愍哥太祖聞瑾來大喜逆之高郵解玉帶贈之
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而瑾妻竟爲全
忠所得後爲尼時我兵多淮人淮人輕弱不任戰得瑾
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汴將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太祖
用瑾大破其兵于清口斬師古累表瑾行營副都統領
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薨烈祖及高
祖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
瑾亦時時謀殺知訓常以月旦遣愛妾浹知訓知訓強
通之妾歸自訴瑾殊不平屢勸高祖誅徐氏以去國患

高祖不能爲旣而知訓惡瑾位加已上以泗州建靜淮
軍出瑾爲節度使瑾益恨之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
過瑾謝瑾復置酒自捧觴命寵妓以歌侑酒且獻所愛
馬爲壽知訓喜瑾延之升堂呼其妻出拜知訓方答拜
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
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
其首馳示高祖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高祖懼以衣掩面
曰舅自爲之瑾與太祖朱夫人同姓故呼爲舅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
內瑾忿然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提劍
而出府門已闔因逾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

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以兵趣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陶故潯陽公雅之女也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墳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易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于雷公塘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先是瑾常患疽醫工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雙雁于頔
號雁子都

頔府云
瑾兵黥

李承嗣雁門人故河東驍將也為汴兵所逼同史儼從朱瑾南奔太祖署為淮南行軍副使是時汴將葛從周屯壽州龐師古營清口侵淮淮人大恐太祖欲先趣壽州承嗣言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此制敵之上策也已而果如所料太祖置酒高會賞承嗣錢萬緡表領鎮海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太祖引兵攻汴以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境內無擾承嗣之力也高祖時改淮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事已出為楚州刺史太祖待承嗣及儼甚厚第舍姬妾咸擇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太祖父子盡力屢立功竟先後死不復歸儼累官滁州

刺史承嗣常與淮南副使陸洎友善天祐二年九月承
嗣過洎洎因言夕夢騎兵召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
門趣階下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慈孝可
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歲季秋十有七日蒞任
隨遣騎送歸明年九月承嗣復詣洎曰君比當上事何
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詰朝當行承嗣曰吾素以長者
重君今無乃近妄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它日必當卜
鄰承嗣嘿然去俄而洎卒葬于茱萸灣後數年承嗣葬
于洎墓之北其言遂驗

禪承嗣少子也和雅練達有父風居廣陵宣平里中一
日晝寢庭前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童輩以帚扑之不
能中久之出戶外忽不見是年禪妻卒輜車出入之路
卽飛翔所至處也人咸異之

彭彥章廬陵人吉州刺史珣之弟也天祐初彥章爲袁
州刺史與撫州危全諷等連兵攻洪州大將周本旣擊
敗全諷遂乘勝攻袁州執彥章以歸高祖署爲百勝軍
使武義元年吳越兵自東洲入寇命彥章與裨將陳汾
拒之已而戰浪山江彥章師敗績汾擁兵不之救彥章
死焉高祖爲誅汾籍沒家貲命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
妻子終身

李儼

趙匡凝

鍾匡時

雷彥恭

譚全播

李儼唐宰相張濬少子也初名休一名播仕昭宗起家校書郎歷官左金吾將軍天復二年賜今姓名以為江淮宣諭使賫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拜太祖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進爵吳王以討朱全忠已而全忠克鳳翔又殺濬于長水儼遂留廣陵不敢歸儼在廣陵太祖甚尊崇之待以王人之禮始至時太祖建制敕院凡國有封拜輒先告於儼然後下太祖即世諸將復詣儼承制授烈祖為宏農郡王久之貧困無所依寓居海陵頗與

朱瑾交好徐知訓之死也徐溫疑儼通謀遂被殺國人

冤之

按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

與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命於敵藩授秩執金賜編屬籍李吳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

揚州開長水之禍改姓名曰李儼今以九國志為允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父德諱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已而以山南東道七州降宋全忠全忠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諱功多未幾卒匡凝因自立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還彥恭全忠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

時唐哀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
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
卷爲政有威惠汴人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河東河東將
李承嗣史儼將兵救瑾瑾敗與承嗣等俱南奔晉王李
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來聘求歸承嗣等晉王
使者爲汴人所得全忠大怒是時汴兵已破兗州遣氏
叔琮康懷貞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貞取鄧州
匡凝懼請盟乃止宗忠已弒昭定將謀代唐畏匡凝兄
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
敢妄有它志全忠遣楊師厚攻之而自以兵殿漢北匡

凝戰敗以輕舟奔太祖師厚進攻荆南匡明遂奔于蜀
匡凝至廣陵太祖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
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
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太
祖厚遇之及太祖薨烈祖稍不禮之烈祖方宴食青梅
匡凝顧烈祖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倨慢遷匡
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鍾匡時洪州高安人父傳爲鎮南軍節度使會危全諷
韓師德等分據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
獨全諷守撫州不可下乃自率兵攻其城城中夜火起

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官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烈祖烈祖遣桑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未幾全諷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大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境內

雷彥恭武貞節度使滿之子也滿據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又鑿深池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池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其無賴剽掠固天性然也天祐初滿卒彥恭嗣爲節度使附于太祖亦常攻劫爲荆湖患已而楚王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五年夏楚兵陷朗州彥恭以輕舟來奔高祖以爲淮南節度副使楚人禽其弟彥雄等十人送梁斬于汴市豐朗遂入于楚彥恭後卒廣陵

譚全播南康人也常與同邑盧光稠雅相愛光稠狀貌

雄偉無它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畧然獨奇光稠爲人
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
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
爲主全播曰諸軍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
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
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
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
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
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
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隱起

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韶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
步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隱
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
隱戰期以老弱五千挑戰戰酣僞北隱急追之伏兵發
隱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
天祐六年光稠來附于高祖亦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
梁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
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未幾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
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
其將黎球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球因謀殺全播全播

懼稱疾不出已而梁拜球防禦使球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陽為病劇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叩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高祖遣劉信攻破虔州獲全播于雩都遂以之歸廣陵命為右威衛將軍領百勝軍節度使未幾卒年八十五

十國春秋卷第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刊校

吳九

列傳

王稔

骨言

陳祐

陳紹

方從訓

蔣延徽

王壇

王稔廬州人也中和三年太祖為廬州刺史聞州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日子潛好學慎密可任

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太祖因召潛置門下而以稔爲騎將後積功累官滁州刺史順義三年有言鍾泰章在壽州侵市官馬者睿帝命稔巡霍邱代泰章爲壽州團練使俄遷節度使未幾自壽州罷歸揚都爲統軍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咸以爲其應也

骨言唐骨儀之後也高祖用兵江西以言爲行營都虞候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舉信州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命言率兵五百人送景思入境危仔倡聞

言兵至棄州奔吳越言偕景思入信州從容經畫人服其有定亂才

陳祐少有勇力高祖署爲黑雲都將天祐十年錢傳瓘等帥吳越兵入寇常州徐溫將兵拒之至無錫祐白于溫曰彼謂我遠來罷倦未能決戰今乘其無備請以部下兵擊之傳瓘可禽也乃引兵繞它道出吳越兵之後溫由是以大軍薄其前內外夾攻吳越兵大敗斬獲無筭已而擢爲大將鎮潤州會牙將周郊作亂祐帥衆討平之有功累官

卒

陳紹宛邱人驍果善戰勇而多謀歷官至左驍衛大將

軍梁將王景仁入犯紹從徐溫將兵禦之溫遇景仁于趙步戰小却景仁擁師乘之將及于隘諸吏士皆失色紹忽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左右衝突衆兵隨之摧鋒陷陳當者辟易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金帛加等紹悉以分麾下又戰霍邱梁兵大敗遂聚梁尸爲京觀是役爲高祖時戰功第一未幾叛走吳越武義元年陳璋敗吳越兵于香彎徐溫愛其勇募生獲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應募鹵歸溫復使之典兵

方從訓父虔爲太祖守前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已而爲吳越所禽從訓遂代虔守寧國頗以扞禦著功子孫世爲寧國人

蔣延徽者太祖婿也與臨川王濛素相善中書令徐知誥頗畏忌之太和時官信州刺史會建州土豪吳光爲閩臣薛文傑所逼帥衆萬人來奔且請兵延徽幸其功不俟朝命輒引兵會攻建州已而敗閩兵于浦城遂圍建州城垂克矣知誥恐得城後延徽奉濛以圖興復遣使趣之歸閩人乘勢追之師敗延徽左遷右威衛大將軍

王壇故孫儒隊將也儒敗率其黨三千人奔睦州陳晟

晟頗疑之處於外城未幾壇同三河鎮將陳巖攻婺州
婺州刺史蔣環奔會稽壇遂有其地已而與東陽鎮將
王永相攻吳越武肅王時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論其罷
兵不從興師討之光化三年師敗奔宣州田頽用爲親
將頽敗壇降于太祖除淮南節度副使天祐九年出爲
宣州制置使數李遇不朝之罪居數年卒

張崇

張宣

崔太初

曹筠

張崇慎縣人也官至廬州觀察使天祐十三年光州將
王言作亂崇不俟命引兵討定高祖獎賚有加久之擢
德勝軍節度使武義改元加安西大將軍崇居官好爲

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廣陵廬人意其改任皆相幸曰
渠伊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
人多鉗口不敢言惟捋髭相慶歸又徵捋髭錢其貪縱
多此類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賂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
欲并崇按之徐知誥謝之而止未幾領武寧軍節度使
已又仍鎮廬州太和三年賜爵清河王崇在廬州厚以
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爲民患者二十餘年

張宣字致用少從太祖爲軍校隸大將柴萋萋愛人戢
下諸將化焉惟宣頗肆暴戾部下苦之劉信圍虔州虔
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

遷諸軍都虞候徙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最後領武昌軍節度使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活久之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鬪炭者梟首懸炭于市由是炭率以十五斤爲秤而售者無敢輕重南唐昇元中卒

崔太初 人事太祖父子官至壽州團練使在官頗以誅求苛刻爲事順義元年罷爲右雄武大將軍先是徐溫聞太初失民心欲徵至廣陵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恐爲變溫怒曰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卒徵之

曹筠仕高祖爲馬軍指揮使衣錦軍之役筠叛奔吳越徐溫厚遇其妻子且招之曰吾使汝不得志而去汝無以妻子爲念武義元年吳越兵敗于香彎筠乘勢復歸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未幾筠內媿卒

李戴

盧擇

楊迢

徐善

盧蘋

楊彥伯

賈潭

李戴唐平章事蔚從孫也唐末舉進士第爲人簡畧無威儀唐亡來奔授起居郎因家于廣陵子貽業見南唐春秋

盧擇醴泉人仕烈祖爲中書舍人高祖時進吏部尚書是時政在徐氏擇充位而已無所短長後以病卒

楊迢唐敬之之孫也仕烈祖高祖至駕部員外郎

武義元年遷給事中終于其職

徐善洪州人也秦裴拔洪州善有女弟擅殊色爲軍校所得強納幣焉已竟挾之去善詣廣陵白其事是時烈祖府庭甚嚴布衣遊士經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烈祖夜夢神告曰江西秀才徐善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宜厚遇之烈祖卽遣騎迎善旣至禮遇優渥因具述女弟被掠狀烈祖命購

贖歸善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辟善爲從事高祖時官中書舍人

盧蘋洛陽人博學善應對歷官至司農卿順義三年唐以滅梁來告睿帝命蘋使于唐嚴可求預度唐朝所問密書數事授之以行最後復增黑雲都長劍多少及五十指揮使在都下諸條蘋至唐悉依可求疏記次第以應唐莊宗大喜餽賚加等遣蘋歸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不數年亡矣已而果如蘋所說楊彥伯新淦人也唐時童子科及第已而從昭宗至鳳翔走還鄉里吉州刺史彭玕厚遇之累攝縣邑天祐中

江西平彥伯仕于高祖累官戶部侍郎睿帝時臨軒策命齊王知誥詔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初彥伯謁選長安一夕抵華陰旅舍有店嫗能知方來休咎彥伯將行忽失所著履詰責童僕甚喧嫗曰將行而失。鞵事不諧矣。京國有亂爾當備歷百艱君爵祿皆在江淮官至門下侍郎彥伯未之信也至是思其言忽忽不樂數月卒賈潭爲人有器度不與物競高祖時歷官至兵部尚書潭常見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大如升破之得小赤蛇長數寸亦異事云

十國春秋卷第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

仁和吳仁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刊

吳十

列傳

尚公迺 黃訥

尚公迺丹徒人初爲昇州馮宏鐸牙將宏鐸遣詣太祖求潤州太祖未之許公迺六言曰公不見聽恐終不敵樓船也及宏鐸敗歸太祖太祖戲公迺曰頗憶求潤州

時否公迺下席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太祖笑曰爾能事楊叟如馮公吾無憂矣後公迺發田頽反書以告卒不負太祖云

黃訥蘇州人也天祐時爲鎮南節度使劉威幕客太祖旣薨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于徐溫溫將圖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頓亡矣威從其言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還鎮訥與有功焉

嚴可求

駱知祥

陳彥謙

嚴可求同州人也

九國志云可求本馮翊人

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

爲太祖幕僚遇事多所籌畫太祖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太祖陽爲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太祖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太祖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烈祖乃得嗣立及張顥共溫弒烈祖約中分其地以臣梁烈祖歿而顥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爲溫地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二
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
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
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
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衷中麾同列往使宅賀
衆莫測其所爲旣出教宣之乃烈祖母史太夫人教也
大畧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
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
奪高祖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高祖出溫潤州可
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
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

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
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
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
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志一飯
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於
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
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
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頃之溫令鍾
泰章斬顥于牙堂溫得除顥而獨專國政可求力也事

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寢斲息聞于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禽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則與徐知誥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高祖卽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

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時知誥秉鈞以四郊多壘待將校頗事姑息而將校從禽聚飲搔擾民庶知誥欲糾以法復惜其才力患之問于可求可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檄秦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鷗可不令而止知誥從其計匝月間羣校無有游墟落者俄進左僕射太和二年卒可求之死也後溫三年可求素忠于溫居恒以知誥非徐氏子數勸溫

以次子知詢代知誥輔政知誥內切忌之天祐末謀出
可求爲楚州刺史是時高祖尚守藩鎮可求知溫意殊
未慊旣受命卽趣金陵說溫曰唐亡于今十二年而吳
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
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朱氏
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臣乎不
若於此時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果大悅復留可求不
遣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可求微時爲陽邑吏陽邑令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
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幸以遺孤留意後可求登公輔

令子理遺命走謁可求可求贈以擔石束帛若不爲意
者俄密遣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門謝之曰非陽
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僦一第宅僕馬畢
爲之置令子他日詣門謝可求曰聊報尊府君夙昔之
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其權畧有如此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辨初事田頴爲
宣州長史太祖旣殺頴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勵精爲
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
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一時稱之曰嚴駱已而初
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

授鹽鐵判官武義元年高祖卽吳國王位遷中書侍郎知祥與徐知誥甚密知誥常欲出可求于楚州知祥實與其謀後數年以病卒

陳彥謙常州人爲人多智畧善理煩劇高祖時官潤州司馬酷爲徐溫所親信溫行部昇州常喜其繁盛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焉溫從其說卽以彥謙爲鎮海節度判官溫于軍國事但舉其大綱細務悉委彥謙主之江淮稱治武義元年溫與吳越兵戰于無錫溫病熱不能治軍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其臨機御變皆此類也未幾兼楚州團

練使疾革時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醫藥金帛相屬于道以結其心彥謙密留書于溫卒勸以所生子爲嗣時皆多其有義先是金陵工成彥謙上費用之籍于溫溫曰吾旣任公何以此相溷也竟不復會計溫始終推心腹用之故彥謙亦以此報溫

論曰可求善謀而多中運機莫測握筭若神豈非其智有過人者邪知祥精心錢穀一心佐理得與可求齊稱宜矣彥謙勤庶務終始不渝其志亦可云東海之功臣也

盧樞

王潛

楊廷式

徐融

汪台符

江夢孫

盧樞  人高祖時官御史臺主簿武義元年高祖禁民間私畜兵器盜賊益繁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王潛廬州人初居太祖幕府及事高祖歷官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落潛雍容欵接坐客常滿隨才而使人人自以爲得徐知誥爲相掄選有序潛之力也

楊廷式字憲臣泉州人正直不畏強禦武義初官至侍御史知雜事時張崇爲德勝節度使貪暴不法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賂徐知誥遣廷式往訊廷式曰雖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何至于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舍大而詰小乎都統者謂徐溫也知誥謝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廷式雅善占夢縣令毛貞輔者謁選廣陵一夕夢口中吞日旣寤腹猶熱問于廷式廷式曰此夢甚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宜得赤烏場官也已而果然

徐融不知何地人齊王徐知誥秉國政融與宋齊邱曾
禹張洽孫飭輩同爲知誥賓客剛方率直少所曲徇身
處齊幕而實乃心楊氏知誥旣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
一日大雪酒酣知誥言行酒無以爲樂義取雪與古人
名巧合者爲口令因舉卮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
邱繼曰著屐登階必須雍齒融意欲折知誥遽曰誥朝
日出爭奈蕭何知誥大怒是夜收融投之江自是與謀
者惟齊邱而已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爲文章不逐浮末
有匡王定霸之才天復初爲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

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睿帝時徐知誥鎮金陵台符
白草問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
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知誥猶豫未之信齊邱
始字超回台符乃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
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
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蜆磯下沉殺之知
誥聞而嗟歎久之頗憾焉台符常請括定田賦每正苗
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
太和末知誥使民入米請鹽卽其法也南唐昇元中限
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貨鬻有

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台符有歙州汪王廟記文辭奇奧甚見稱于時兩記曰天不欲蓋地不欲載

玉石一塵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起而不得降聖人不得存亡者

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干

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

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靜鎮

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遠送欵誠宜從褒寵授以方

牧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

已瞻玉闕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年也

有棠樹之詩無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驪之

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

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

圓克荷冥應復修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塵經

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死於國

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

淫祠七百所朝野避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越公

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曷顯聖人

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問有僕醉

觸破王化泊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犯蹕我淮王

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我馬箠分

我君憂苟無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我司空潯陽公

獨危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歙最爲政第一慰本城

之人築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企望六郡直在平開

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

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召我邦人同

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

二月十有一日謹記。獨危一作陶雅

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當治事于此鬼神有祠廟邱壟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歛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饕羞母食旣徹爲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南唐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論曰盧樞一言而團結民兵可謂慮深遠矣王潛之司銓衡楊廷式之居臺職皆能不媿其官者也融以諷言賈禍台符以獻策喪軀其人足嘉而周身之智少昧焉若夢孫者進退不失卑以自牧殆所云盛德之士乎

鍾泰章

翟虔

韋建

高審思

李章

王令謀

鍾泰章

吳錄作
鍾章

合肥人爲人勇敢有膽畧烈祖時官左

監門衛將軍高祖初襲位徐溫與張顥爭權欲刺顥而難於其人嚴可求語溫曰非鍾左衛不可溫乃使親將

密諭秦章秦章私心喜選壯士三十輩椎牛享之夜刺
血相飲爲誓温猶疑其怯夜半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
成徐圖之如何秦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可已之明日
遂誅顥温由是暴顥弑君之罪未幾論誅叛功秦章賞
獨薄每酒酣恃功頡頏與諸將爭或言秦章觖望徐知
誥疑其難制温曰是吾過也昔者吾赤族之禍問不容
髮使無秦章豈有今日富貴邪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
稍擢爲滁州刺史已而隨周本圍蘇州本敗于黃天蕩
秦章將精兵三百爲殿多樹旗幟菰蔣中追兵不敢逼
而還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告其侵市官馬

者知誥以王命遣王稔代之改秦章饒州刺史温召至
金陵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秦章何不自辨秦
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
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
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
之失時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秦章治罪温不可乃
命以秦章次女配知誥長子是爲南唐光穆皇后

翟虔彭城人起家閤門使素爲徐温所親任鍾秦章之
刺張顥也温實使虔通密謀已而閉牙城門遂克成功

稍遷王府子城使

城使一云宮

朱瑾殺徐知訓虔閤府門勒

府兵討之瑾死未幾改武備使使察睿帝起居虔防制甚急殊不堪順義四年睿帝巡迎鑾鎮温自金陵來朝睿帝對温輒名雨為水温請其故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忠誠我所知也然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睿帝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卒

韋建少居太祖軍中常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捕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左街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渾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

大治居數年入為統軍事睿帝甚謹南唐禪代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太祖以驍勇名于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厚重寡言齊王徐知誥奇之常使綜領親兵及禪代拜壽州節度使加中書令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為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有備無患策之上也後周師南侵壽州未能卒破人咸思審思遺績云年七十八卒于鎮諡曰忠初術者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常受命刺史常州固辭不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

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李章廬州廬江人也

一作季章定遠人

中和三年與王稔同爲

太祖騎將已而與朱瑾相悅高祖時瑾殺徐知訓自剄徐溫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于徐知誥釋之已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于職務睿帝時出爲百勝軍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僚屬南唐受禪會周本死移章鎮廬州加中書令昇元四年秋八月卒年九十

王令謀故徐知誥客也初爲昇州判官已而改揚府左司馬轉內樞使乾貞中徐知詢握兵金陵與知誥相猜忌知誥頗患之令謀說知誥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無能爲也未幾遷同平章事太和三年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宋齊邱同平章事六年拜司徒已又領忠武軍節度使天祚三年令謀如金陵勸知誥受禪辭不受九月癸丑卒令謀素柔猾鮮志操老病無齒或勸其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屢上書勸進是歲十月禪代令謀竟先死不能償其志

十國春秋卷第十終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

十國春秋卷第十一

吳十一

列傳

杜荀鶴 殷文圭 楊夔 沈文昌

沈顏 徐延休 游恭 王振

信都鎬 陳濬 朱濤 周延禧 張翊

杜荀鶴素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登唐大順中進士第

一云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于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有妾懷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時年四十六矣以世亂還歸九華山田頴在宣州甚重之遂

處頴幕府為賓客頴起兵陰令以牋問至壽州結納朱

延壽復至汴通梁王朱全忠全忠頗厚遇之頴敗全忠

表授荀鶴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恃勢侮易縉

紳眾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時卒荀鶴初謁全忠會雨

作而天無行雲全忠曰此謂天泣是何祥也荀鶴賦無

雲詩獻上全忠大悅詩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

王造化功

殷文圭池州人一云陳州西華人小字桂郎居九華山苦學所

用墨池底為之穴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

步場屋乾寧中昭宗幸三峯文圭攜東平王全忠表薦

及第尋為裴樞宣諭判官至汴州全忠復表薦之既而

文圭投啟於公卿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鶩避

風不望洪鐘之樂及南歸為多言者所發全忠大怒遣

吏捕之不及由是屢言措大率負心每援文圭以為證

時寧國節度使田頴雅重儒士置田宅迎文圭母以甥

事文圭文圭感頴意為之盡力頴死事太祖父子掌書

記以文章著名太祖墓誌銘蓋其手出也武義元年拜

翰林學士一云終左千牛衛將軍有登龍集十卷從軍藁二十卷

筆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子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先是文圭舉進士道遇老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若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後顯名當時果符其言唐詩紀事又云文圭中途遇一叟鬚白眉綠拳文入口神仙狀也日如學道當沖虛爲儒當大有名於天下云云又常經大澤中驟雨震雹衆駭躓文圭獨安詳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其異徵有如此文圭晚年頗急于貲財一日草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作詩督之因爲時論所少詩日紫殿西頭月欲斜會草臨淮上將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張華

楊夔有雋才與殷文圭杜荀鶴康駢一作駢夏侯淑王希

羽等同爲宣州田頔上客夔知頔不足抗太祖著溺賦數百言以戒之頔不用竟至于敗夔有紀梁公對原晉亂說當世爭傳其文

沈文昌湖州人也爲文精工有如宿構常居田頔幕中代頔草檄詈太祖極加醜詆及頔敗太祖赦其罪用爲節度牙推頔以通敏見于時

沈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師傳之孫也天復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來歸爲淮南巡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

士常撰太祖神道碑時人推為鉅手順義中卒顏少有
詞藻琴奕皆臻神境時人為之語曰下水船言為文精
速無不載也性閒澹不樂世利常疾當世文章浮靡倣
古著書百篇曰聳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
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又
有解聳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登華旨象刑解時辨讒
國諸文及宣州重建小廳記行世記曰界江南宣州實
為奧區凡厥貢之盛
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
邦載罹窘阨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孑遺矣兵部裴公餘
慶去任竇常侍聿自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遽為秦彥所
據姦連鄰愍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錕以代已任是歲
南滁劉顥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宏
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

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子
猷其來蘇宏農王允闕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錕悉銳
逆戰亟為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
無改肆錕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
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維揚又來寇我
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為我公擒之其眾盡潰宏農王
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勳就轉左僕射
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薦
屬戎事便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蓋葺諸公曰民室未
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而安之不以期歲
車者闐闐舟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酈司署者復進
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
是薄其賦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飢不期歲荷耰秉
犁蠶蟠於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
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林相址不憊匠事橫
梁虹亘山節峯峙嶻嶭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
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
人咸慊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為政也豈不榮
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
售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八月八日記

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博物多學風度淹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未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卽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樞密使蔣元暉辟爲僚佐延休惡其人棄去依鍾傳于洪州烈祖時取江西得延休歸授義興縣令累官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


九國志延休爲少尹時吳將祀南郊以爲鹵簿

使于是法物始備

初義興有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卽許劭所立

字久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之解曰談馬言午言午許也礪畢石卑石卑碑也王田爲千里千里重也數七是六一六一立也乃許碑重立四字耳延休二子鉉錯有傳

游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死來歸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無何卒恭常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要時輩稱之有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卷子簡言仕南唐別有傳

王振  人仕高祖兄弟爲史官嫻熟典故博通事蹟所著太祖等本紀及討論諸將戰功皆詳核而不誣切實而不靡世稱良史才

信都鎬隋信都芳之後也少以著作自負當太祖入廣陵功臣三十九人而同時佐將吏實五十人焉鎬錄其名氏功績爲泚上英雄小錄二卷

文獻通考云信都鎬撰泚上英雄小錄中錄楊行密將吏有勳名者四十人其二十四人皆泚人餘諸道人又有僧道漁樵之屬十人錄其小事故名小錄

陳濬廬陵人父岳仕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統紀一

百卷濬有史才能世其學事睿帝爲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撰吳錄二十卷官終尚書子喬仕南唐有傳濬又有揖讓集

卷七

朱潯素以文章名家所撰啟霸集三十卷爲當世所重

同時有周延禧者亦號通才自名其集曰百一集

張翊其先世爲京兆人唐末翊父授任番禺屬劉隱將

據廣南棄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來奔

江南過廬陵禾川僦屋居焉翊與弟惟彬善讀書克承

先業高祖時徐知誥輔國政翊入廣陵以射策中第授

武騎尉及知誥移鎮金陵隨度江見知于宋齊邱置府

中從事南唐禪代擢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廣

陵里人榮之已而恃才褊躁凌暴左右被鴆卒翊文辭

婉麗禾山大舜二妃廟碑廬陵紫陽觀碑新興佛閣碑

文皆翊所撰

論曰殷文圭諸人皆彬彬文章之選也或則典瞻得體
或則精簡擅長江南故多才士而文圭等實有筭路藍
縷功焉荀鶴雖唐臣以常居宣州幕府亦得載吳人之
列云
汪少微歙州人常于順義元年撰歙硯銘云於操凝
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支戩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能文章睿帝時歷
仕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先是戩未遇時戲祝于箕
僊曰請卜支秀才他日何官箕僊畫曰年五十餘位司

空至是遂驗年五十一卒于任箕僊者蓋取飯箕衣之
因名

奚超易水人父鼎與弟鼎善製墨稱爲能品唐末遷居
歙州超得其法高祖睿帝時以造墨名家至南唐賜姓
李氏李廷珪廷寬廷宴卽超子也廷宴之子文用文用
之子仲宣皆能世其業

淮南畫工者失其姓名晉王李克用之有河東也太祖
恨不識其狀貌密使畫工詐爲商人入其境寫之及至
河東有發其謀者禽之晉王初甚怒旣而謂曰吾素眇
一目試召使圖之觀其所爲如何俄畫工至晉王按膝

厲聲曰淮南使汝來繪吾真必畫家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階下卽汝畢命地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晉王執八角扇因寫扇衣半障其面晉王曰是諂吾也遽使別圖之又應聲下筆繪其背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審箭之曲直晉王大喜厚賂金帛而還

十國春秋卷第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日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

重刊校

吳十二

列傳

穆潭漁者 張軍師 錢亮 董紹顏

李攻 柳翁 黃寇道人 虔州少年

劉通微

穆潭漁者不知所從來太祖初起廬州稱八營都知兵

馬使巡警至糝潭憩于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是皆公之山川太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張軍師者史失其名雅善占筭景福元年六月孫儒圍太祖于宣州前一日軍師語太祖曰明日當大水亭午儒授首矣時烈日曦赫儒兵方張甚軍中頗嗤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謂眾曰城中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頃之水深丈餘城內徑出兵邀擊儒營因獲儒斬之軍師言遂驗

錢亮江淮布衣也人皆稱為錢處士天祐中寓居昇州宿楊姓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鬪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徐溫至金陵時無有豫知者

淮江

異人錄又云處士止于金陵楊某家初吳以金陵為州築城西臨江東至潮溝處士指城西荒蕪之地勸楊市之及建為都邑所市地正值繁會之處遂製層樓為酒肆焉又常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其人告以昨棄食溝中處士曰爾亟取穢者滌之而食可免罪俄而雷電大震其人如其言雷電遂息又語人曰

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及徐知誥為昇州刺史亮謁之退謂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即郡侯是也後溫徙知誥于潤因廣修廨署闢布城隍期已當之亮曰此故修道主也至南唐禪代先主實生于戊

申與亮言合封亮爲霸國先生時有圖亮之貌者亮見
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未幾一僧取圖置誌公塔中
已而南唐先主復取入宮陳于內寢其言遂驗亮又善
爲讖語說將來事末年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倍蓋
楊氏有淮南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髣髴不遠也
或謂楊氏自改元至易姓止二十年故云倍之耳

董紹顏善能知人常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視
之時平頭小兒何敬洙侍側紹顏曰諸子皆有功名然
不若平頭極貴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徐溫鎮
潤州令紹顏徧閱牙內將校有藍彥思者遙謂曰若多

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軍校
死于鋒刃吾事也紹顏曰汝寧能好鋒刃死乎未幾州
有火災牙兵盛造木桶以貯水軍人因持桶刀作亂彥
思遂死于難

李攻天祐時爲舒州倉官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
言禍福多中高祖初襲位大將張顥操廢立之權威震
中外攻時宿于鬻山司命真君廟翼日與道士崔綽然
輩偕行方數武忽止同行于道側自蔽大樹窺之曰向
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是必爲真君所考
召也問爲誰良久乃言曰張顥也不匝月而顥果誅死

左雄武統軍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于寺中
既罷攻復謂綽然日向二吏繫坐中客而去其人當不
永矣言其容貌衣服則團練巡官陳絳也未幾絳暴卒
其神驗皆斯類

柳翁饒州人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妻子亦不見其飲
食凡山川深遠與水族之類無不周知鄱人有漁釣者
咸諮訪後行天祐中呂師造爲饒州刺史修城掘壕至
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
土則龍出穴而雨矣掘之不已霖雨行將爲患已而畚
鍤及數丈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果霖雨連旬不止呂

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
惟此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是日果大獲舟中以瓦器
貯之中有鰓魚長二尺許雙目精明繞器而行羣魚皆
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高祖改元開國時廣
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
木刻爲鯉魚形行歌于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
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
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爲甚竿頭挑着定世
間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

後徐

知誥禪代復姓
李氏其言始應

虔州少年不詳其姓氏高祖時虔州將鍾某之廣陵道
經太和戍遇少年求同往鍾許之會屠肆有豕首欲市
之而不攜一錢少年曰小事易耳及還已出豕首衷
中因解囊中錢復償其直及至廣陵有輕俠數人來逆
旅少年指青衣者曰此必今夕為盜耳鍾未之信中夜
聞穴壁聲伺其引首過竇急持之即青衣客也居無何
忽謂鍾曰不可久處趣之歸鍾如其言逮至白沙而朱
瑾被殺廣陵果大擾焉

劉通微精術數素為宋齊邱所知乾貞初徐知誥執政
柄徐溫將佐忌之屢請以溫子知詢為代中外岌岌入
無固志齊邱夜召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
微投袂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躬安若泰山不足
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行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
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溫死矣

褚雅

褚雅字元道錢唐人武義時來隱于茅山樂施輕財拯
物無厭營田既獲以與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掃取
水以給采薪之人夏月移瓜恣人來以當時暑行道無
喝者人咸以為難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地人事睿帝爲樂工常吹三孔笛賣藥于廣陵市乾貞時按籍編括而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會都城亢旱中書令徐知誥謂左右曰近郊頗得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作諧語進曰雨畏抽稅不敢入京耳知誥大笑明日下教弛額外稅信宿大雨霑洽太和中知誥與弟知詢不相能一日手金卮引鴆賜知詢曰願弟壽千歲知詢心疑之取它器均酒之半蹠進曰與兄分享五百歲知誥色變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堂掠二酒併飲之懷金卮趣出知誥

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卒

徐仲寶

徐仲寶長沙人順義時爲舒城令已又改樂平令皆有能名仲寶在舒城日與家人見白氣斜飛而去中若有物仲寶婦以手攫之得玉蛺蝶一枚製作精工人莫能測及在樂平家人復于厠竈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帥人掘其處深數尺有白雀飛出止于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當時傳爲異事

朱延壽妻王氏

張訓妻某氏

朱延壽妻王氏當太祖以計召延壽詭言欲與以揚州

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介慰我一日介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壽州牙舍曰我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死

張訓妻故劍俠也未詳其所由來太祖常在宣州給諸將鎧甲訓得故敝者不如意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第司徒不知耳明日太祖問訓曰爾所得甲如何訓以告乃易之後太祖移鎮揚州常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不任形于顏色妻復言如前明日太祖又問之訓以爲

言太祖曰爾家事神邪訓曰無之太祖曰吾頃在宣州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馬非良馬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訓妻有衣籠常自啟閉不爲人所見會妻出訓竊啟之得珠衣一襲異焉及妻歸顧謂訓君啟吾衣籠何也先是妻每食必待訓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語訓曰今日嘗異味遲君者數矣俄發甌訓見蒸人首一具心惡之欲殺其妻妻逆知訓意曰君欲負我邪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指一女使曰殺我必先殺此婢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

趙鏗于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船追之鏗驚遽見禽太祖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會仁義從秦宗衡寇淮南孫儒旣殺宗衡仁義來奔太祖太祖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存兩人名冠軍中交相得也共攻常州鹵刺史杜稜居無何儒畧地南來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太祖怒奪其兵或諫太祖曰強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太祖乃復將頽儒畏仁義名陽貽書通好以疑太祖太祖待仁義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二人功禽儒乃遂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爲宣州留後已而授頽寧國軍

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中書門下平章事除仁義團練使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宏鐸至揚州謝太祖左右求貨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巡屬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兩浙將徐綰叛越王錢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饒一作饒詣鏐曰王宜退保會稽無爲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奈何助逆邪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浙將所却

圍益急鏐于是遣其子傅鐸求昏于太祖且告之曰願
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願太祖使人謂願
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願不從浙人輸錢二百萬緡
犒軍又請以王子傅瓘出質願乃與緡引兵還然內怨
太祖與浙人因移書太祖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
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瀆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
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請
悉儲特單車以從太祖答曰貢賦由汴而達適足資敵
爾于是願絕太祖大募兵昇州刺史李神福爲太祖言
願必叛宜早爲計太祖不可願遣使通好于梁王朱全

忠全忠喜屯宿州須變願有良將康儒者與願議多不
合太祖特授儒廬州刺史以間之願以儒爲貳于已族
其家儒曰田公亡無日矣天復三年八月願遂與仁義
同舉兵反願攻昇州劫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
存攻鄂州太祖召之討願願遣其將王壇等逆之又遣
李臯遺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土而王神福
斬臯謝絕之遂敗壇兵于吉陽願乃自將來戰神福瀕
水堅壁不戰請太祖以兵塞願走道時仁義焚東塘以
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仁義知其有備遂引軍却
而伏兵發轉戰至夾岡仁義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

敢嚮仁義復入潤州太祖潛令王茂章李德誠等圍之軍中推朱瑾槊米志誠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外軍畏之不敢近太祖亦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猶豫未決先是太祖得神福檄趣臺濛泣語曰人常告頽必反我不忍負人頽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一戰于廣德再戰于黃池三戰于宣州城下橋陷頽爲濛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以頽首乃潰蓋是年十一月也

仁義守潤州百端攻之不下茂章乘其怠穴地而入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且以愛妾贈之乃抵弓矢就縛斬于廣陵蓋後頽死一年云始頽以傳瑾歸戰不勝輒欲殺之賴頽母殷氏及頽婦弟郭從師護免及城下之戰頽曰今日不勝必殺錢郎已而頽死不及禍頽傳首揚州太祖泣下以庶人禮葬之赦其母并葬康儒頽居恒畜死士數百人號曰爪牙都所向無前得其死力又善爲治通利商賈民愛之尤善遇士以是杜荀鶴等多爲之用頽將作亂時向暮有鳥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狀自外飛入止戟

門不見翼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頽資之以起事仁義初欲降其子固以為不可乃止至是子亦斬揚州市

朱延壽舒城人事太祖破秦彥畢師鐸趙鏗孫儒功居多太祖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太祖輒賜所盜物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也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降于汴太祖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一鼓而拔其城即表為淮南節度副使汴兵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位為列命黑雲都隊長李厚將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

之已又益王旗殊死戰汴兵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唐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分汴人之勢擢奉國軍節度使汴兵每至延壽境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延壽用法嚴常以寡鬪眾不勝反者必盡戮之一日與汴人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陳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焉田頽之叛遣使詣延壽布腹心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隨與安仁義及延壽既謀絕太祖太祖心疑之而未有以發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太祖夫人朱氏延壽姊也掖之太祖泣

及字原本同疑是反字

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三舅代我無憂矣遣辨士趣召之延壽疑不肯赴朱夫人遣婢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刺殺之黜朱夫人先是延壽於浴室中窺見牖外二人青面朱髮執公牒二函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俄而不見是年遂被殺

張顥

張顥蔡人也初以驍勇事秦宗權已而從孫儒儒敗又歸太祖太祖厚遇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爲之用及太祖攻廬州圍急顥又踰城來降太祖復置之親

軍署爲左牙指揮使烈祖嗣位以顥與徐溫專政心頗不平顥與溫不自安共謀弒烈祖而顥以左牙兵行逆遂詐稱烈祖暴薨已而顥欲自立嚴可求以計止之顥氣沮事具烈祖本紀中未幾溫令鍾泰章除顥顥伏誅并及其黨

徐溫

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沉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人目之曰徐臆會唐末大亂以販鹽爲盜太祖起合肥隸部下時太祖勁兵數萬號其軍爲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稱三十六英雄惟溫未

常有戰功太祖之入宣州也諸將爭取金帛溫獨據米
困爲粥以食饑者太祖已心異之及太祖欲殺朱延壽
等溫稍稍以計進事成遷右牙指揮使始預謀議太祖
病出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卽烈祖也溫私致慙慙烈
祖涕泣謝溫而行太祖病甚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
而溫居帳下遂預立嗣之功初烈祖鎮宣州命指揮使
朱思勅范思勅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入立惡溫與張顥
與牙兵召思勅等以白衛而溫顥忌之陽使三將從擊
江西誣以謀叛誅焉烈祖內不平一日溫與顥驟擁牙
兵露刃入庭中數烈祖所親信十餘人罪戾下斬之烈

祖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不自安共遣羣盜縊
烈祖于寢室久之溫與顥復有隙使鍾泰章殺顥高祖
時溫遂專政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
陵而以假子知誥爲昇州防遏使治舟師于金陵大將
李遇怒溫跋扈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太祖
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太祖諸將乃
安天祐八年溫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
討使李濤攻吳越裨將曹筠往奔溫問遣人語筠曰吾
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
誅厚遇之是秋吳越攻常州溫戰于無錫筠感前言奔

歸遂敗吳越兵十二年高祖封溫齊國公兼侍中充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子知訓輔政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十六年溫請高祖稱皇帝不許又請卽吳國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使守大尉兼中書令進爵東海郡王高祖旣薨溫越次立睿帝順義十年溫又請睿帝卽皇帝位未許而溫病死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曰忠武天祚三年

齊王知誥尊爲太祖武王及受禪諡武皇帝已而南唐復李姓廟號義祖名其墳曰定陵溫曰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尤喜爲智詐殘狠然雅善用人頗得國人之心先是劉威爲左右所譖溫幾欲討之威詣溫布心腹卽遣之還鎮不疑劉信以說客降譚全播溫陽怒以激之而虔州頓平其能御將士多此類也又絕有器度常自迎鑾鎮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徐袒裼以帛繫養孫景通之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倘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溫居恒好服白袍子知誥每遇溫誕生日必以獻會坐

客有諂温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遽斥之謂温曰
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諂佞之說聞于中外
無乃頓損夙望乎願令公無惑其言温雖領之而心實
未忘竊位也蓋知誥以已非其嫡慮温急于取國不得
嗣故以是為言云温妻白氏李氏夫人陳氏李故知誥
養母南唐昇元元元年十二月上尊諡曰明德皇后合葬定陵
附太廟。白氏宋理宗時追封為仁壽仙妃明成祖加封淑善仙妃憲宗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賜廟額曰
洪恩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謬六人知證知謬見
南唐春秋

知訓温長子也按宋齊邱呼知訓為三郎似非長子今姑從馬氏南唐書少學兵法

不能竟尤喜劍士角觝之戲怙温權勢多為不法温出
鎮潤州留知訓輔政朝廷譽之稱為昌華相公平日陵
辱諸將對高祖無君臣禮高祖幼懦常飲酒樓上命優
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叅軍高祖鶉衣、髻髻、為蒼鶻知
訓因使酒罵坐語侵高祖高祖愧恥泣涕而知訓愈狎
侮之左右扶高祖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
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
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言曰吾殺
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
索馬于瑾瑾不與遂不相能夜遣壯士刺瑾瑾手刃數

人瘞舍後知訓隱而不問未幾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知
訓過瑾瑾殺之事具瑾傳先是宿衛將李球馬謙作亂
挾高祖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陳于門橋知訓與戰頻
却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是不足爲也因反
顧一麾外兵爭進斬球謙亂兵悉潰瑾故有德於知訓
及其凶終國人皆謂曲在知訓

知詢溫第二子也溫養子知誥旣操國柄威權浸盛金
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
人當以親子代之溫卽遣知詢入覲謀代知誥秉鈞會
溫暴死知詢奔還金陵拜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等軍

節度使兼侍中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尉守中書令金陵
尹知詢素暗懦遇諸弟頗薄玠知其必敗反持其短輸
誠于知誥由是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玠所賣而不
知也自以控強兵居重地去知誥如舉手易耳溫喪未
終屢請知誥來金陵知誥有心計陰使人趣其入朝俄
知詢至廣陵知誥疏其罪狀謫授統軍領鎮海軍節度
使知詢面數知誥曰先王之喪若爲人子而不親臨反
罪我邪知誥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于君命
不得往也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何周廷望者知詢親
吏也常僞貢獻于知誥亦時刺知誥之謀以告知詢及

入朝廷望諫止不從既行廷望曰公有往日而無還日
 涕泣再拜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知誥知誥曰
 以爾所為告我者即廷望也遂取廷望斬之知詢既失
 金陵往時幕府皆散去獨李建勳一人隨之及至潤州
 常會僚佐談宴終日永絕顧望未幾移鎮洪州賜爵東
 海郡王一云封武陵王疑是改封未審是非太和六年卒諡曰康
 知誨温第三子也知詢繼温守金陵所為多不道知誨
 時時伺其陰事以告義兄知誥知詢之敗知誨搆之為
 多知誥甚德之後以為鎮南軍節度使知誨先娶太祖
 功臣呂師造女非嫡出以是常切齒呂氏因醉刺殺之

妻以不良死數為厲知誨心惡之延名僧誦梵經為陳
 因果呂氏忽見形曰吾不解此但報冤爾及鎮江西歲
 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來道遇呂氏
 乘綵舟而至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
 矣且貽繡履與知誨已而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方陳
 履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邪
 頃之知誨暴卒子景遼景遊南唐受禪待知誨後特優
 知諫温第四子也幼爽悟喜文墨徐氏諸子知諫最為
 雅循初知訓輔國政無所醜藉温留知諫陰助之諸將
 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温假子知誥自潤州

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縱飲號呼意在以醉飽過殺知
 誥知諫陰洩之知誥知誥獲免太和改元知諫領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九月卒于官先是知誥誘知
 詢入朝知諫實與其謀及知詢代鎮洪州遇其喪于塗
 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目見先王于
 地下乎聞者傷之

十國春秋卷第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
重刊校

吳十四

列傳

僧祖肩石頭大師
僧令遵

僧祖肩善陰陽五行之術常居太祖軍中太祖將攻杭
 州潛令祖肩至城下偵險易祖肩反曰是腰鼓城也擊
 之終不可得又聞其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易

圖也後悉如其言

石頭大師者夙與徐溫交善溫頗加禮遇是時宋齊邱亦寓於精舍齊邱既在徐知誥賓席溫甚疑之一日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人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爲務師其察之石頭乃伺齊邱所爲而齊邱已知石頭意自是晨出暮歸必大醉或以艷曲駢辭示之石頭乃語溫曰宋措大狂漢耳不足爲慮由是溫不復介意

僧令遵東平人翠微禪師無學之法嗣也高祖時來居鄂州清平山應對敏疾化導無方或問如何爲大乘曰

井綆又問如何爲小乘曰錢貫武義元年終于本山諡法喜禪師

王居巖

吳法通

聶師道

劉得常

陳金

張武

宣州軍士

王居巖當塗人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居青山太祖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束身來歸授以州判官不遣一日太祖大會忽失居巖急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後有人於嵩山見石室空者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常居此莫知所往

吳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入茅山爲

道士乾符二年唐僖宗遣使受大洞籙尊爲度師賜號
希微先生天祐四年潛入巖洞不知踪跡時年八十三
爲烈祖嗣位之三年

聶師道歙州人也少好道唐末于濤爲州刺史其兄方
外爲道士結廬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常詣方外且
時時咨以郡政因名其山爲問政山師道居是山久國
人號曰問政先生唐給事中裴樞刺史歙州田頔陶雅
舉兵圍之累月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過
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力疾請行樞曰君道士豈可遊
兵革中邪令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

易服乃縋城而出頔雅初亦怪之及與語大喜曰真道
人也隨約誓遣還及期樞復欲更目令師道再往戲下
多爲危之師道了無難色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惟給
事命州人獲全實師道力也歙州平太祖聞其名召至
廣陵建紫極宮居之一夕羣盜淹至舉什器盡取之師
道謂曰若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持此將安用乎乃引
于曲室盡括金帛與焉仍屬之曰當從某地出無邏卒
可逸去盜如其指得不敗居數年師道奉太祖命設醮
龍虎山道遇暴客掠之將加害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
黨勿犯先生因曰我卽紫極宮盜也感先生至仁之心

今以相報久之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湖湘使還遇師道于途問之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耳及入境知師道已卒數月矣相傳以爲奇劉得常昇州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詣茅山見國師吳法通法通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年特生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得常乃作冷泉吟法通又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斂華就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理識得常再拜執弟子禮居紫陽觀廿年不逾戶闕高祖時華姥山一夕有童子歌曰靈菌長金刀響山中人數聞之慮有兵是年盛產黃芝經月枯悴得常遂逝焉

陳金者少爲軍士隸鎮南節度使劉信戲下從圍處州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家啟棺見白髯老叟面如生人時卽有白氣衝天視棺上散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掬取歸營旦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僧寺間爲諸僧述其事僧曰此本州富人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數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是卽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金因復視其處棺中惟存衣裳若蟬蛻狀金自是無病後爲清海軍將年七十餘輕健如少時

張武始仕太祖爲廬州小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常有

老僧過其所武止之宿鎮將聞而怒曰方今南北交戰
間諜如林何可輕留人宿邪僧求去武曰師但止此無
苦也武室中貯一榻卽以奉僧武自席地臥盥濯皆自
具焉夜數起視之至漏五下僧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
乃能如是吾贈汝藥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壽十齡
出門忽不見武服其藥後爲常州團練副使年已百歲
宋時猶有見之者
宣州軍士失其姓名徐知證鎮宣州時軍士有夫婦二
人一旦夫自外歸索水沐浴易新衣坐繩牀上冥然而
逝妻見之大驚曰君死邪於是亦沐浴更衣與夫對坐
而卒知證異之因並塚葬焉

老圃清溪翁撰十四卷鎮將聞而怒曰方今南北交讎
間諜如林何可輕留人宿邪僧求去武曰師但止此
苦也武室中貯一榻卽以奉僧武自席地臥盥濯皆自
具焉夜數起視之至漏五下僧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
乃能如是吾贈汝藥十九丸每正旦吞一九可延壽十歲
出門忽不見武服其藥後爲常州團練副使年已百歲
宋時猶有見之者

宣州軍士失其姓名徐知證鎮宣州時軍士有夫婦
人一旦夫自外歸索水沐浴易新衣坐繩牀上冥然面
面藥味滋異因並冠裝焉是亦沐浴更衣與夫對坐

